

天 / 下 / 风 / 云 / 书 / 系 · 千 / 里 / 主 / 编

中美较量

顾问：柴泽民
主编：陈 锋

大写真



中国人事出版社

中美较量大写真

①下

(京)新登字 09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美较量大写真/陈锋主编. —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6.5

(天下风云书系/千里主编)

ISBN 7-80076-868-6

I. 中… II. 陈… III. 中美关系—国际斗争 IV. 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5108 号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100028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新华书店经销

文物印刷厂印刷

*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1.5 插页:8

字数:440 千字 印数:20001—35000 册

定价:29.80 元(上、下册)

《中美较量写真》
问：民
编：泽
编：陈
者：昭
兴
赵
黄
杨
袁
秦
曾
策 划：燕
宇
锋
宇
锋
宇
杰
清
里
华

天／下／风／云／书／系·千／里／主／编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第三节 扬眉吐气联合国

1971年10月25日夜，联合国大会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使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破产，中国则昂首挺胸、冠冕堂皇地坐进了联合国大厅里那个属于中国的位置……

罗马尼亚大使的女儿大喊：“通过啦！”

1971年10月25日晚，这天是星期四。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的夜生活和往日一样又开始了。普通百姓各找自己的兴趣所在，外交官们则又各自肩负本国政府的委托，开始紧张的外交活动。

此刻，罗马尼亚驻加拿大大使的官邸正灯火通明，那是罗大使在为应邀来此作客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举行便宴。晚餐过后，罗大使又邀黄华大使夫妇喝咖啡聊

天。千里之外的纽约联合国总部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自然而然就成了宾主的主要话题。他们就本次联合国大会能否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缅甸等 23 个友好国家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驱逐蒋介石代表的提案被通过,进行了分析。50 年代,美国操纵表决机器,蛮横无理地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搁置一边。从 1961 年起,美国又改变手法,操纵表决机器,硬把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说成是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重要问题”。因而前 11 次有关中国席位问题的提案表决,都因为美国带头阻挠,对参加投票的国家恩威并用,强迫它们按照美国的意志投票而都未能获得通过。尽管如此,在 1970 年的第 25 届联大上,有关中国问题的提案仍获得了简单多数的支持。鉴于中国力量的增强和影响的迅速扩大,美国看到形势在发生变化,对它已经不利,于是在 1971 年的第 26 届联大上,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提案和一个“双重代表权”的提案,公开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这样今年就有两套提案交付联合国大会表决,一套是阿尔巴尼亚等 23 国的提案,一套是美国的提案。两位大使虽然了解过去几天的辩论情况,但对两套提案的表决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俩正在作预测时,忽然罗马尼亚大使的 16 岁的女儿从二楼匆匆跑下来,她一边跑一边大喊:

“通过啦! 中国的席位得到三分之二还多的票数!”

罗马尼亚大使立即请黄华大使夫妇上楼去看电视。宾主快步来到电视机前,只见电视机的画面上,联合国大会厅内灯火辉煌,估计主要是投了赞成票的那些国家的代表激动地站

起来,对刚被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的 2758 号决议热烈鼓掌,掌声持续了两分多钟。此刻场内沸腾了,有的代表欢呼起来:“我们胜利啦!”“中国万岁!”有的则互相握手、拥抱、欢笑着,以此来表示祝贺,有的流下了兴奋的眼泪,有的则唱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一些代表甚至高兴得跳起了舞……

这时电视机的画面上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场景:蒋介石集团派往联合国的所谓“外交部长”周书楷,结结巴巴用英语讲了几句话,领着他那一帮子人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看到这里,黄华大使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中国多年来奋斗的外交目标现在实现了,真正代表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即将坐上本应由她占有的位置。黄华大使在接受了主人的祝贺之后连忙赶回中国大使馆。使馆人员又围在一起收看电视台重播的这一让全世界震动的新闻。这一次,黄华大使看到了今天开会的整个过程:

原来在表决阿尔巴尼亚等 23 国提案前表决了美国和日本共同炮制的“两个中国”的提案。为了能说服一些仍然动摇的国家支持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提案,美国还指使某些国家出面要求推迟表决。但是美国和日本的种种阴谋诡计仍然以 56 票反对、53 票支持、19 票弃权被大会拒绝了。接着,美国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又以 59 票反对、55 票赞成、15 票弃权也被大会拒绝。随后要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的提案进行表决。这时,只见脸色阴郁的美国代表乔治·布什又跳上讲台发言,要求在表决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提案时,删去其中关于立即驱逐蒋介石代表出联合国一节,但再次遭到代表们的反对。经过大会主席马立克的裁决,布什的这一

建议被拒绝。接着就开始对阿尔巴尼亚等 23 国的提案进行了表决,从而有了那掀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辉煌场景。

这一夜,使馆的全体人员是在极度兴奋中度过的。

而这一夜,中国新华社的编辑们,这些国内最先得知这一消息的人们,兴奋和自豪使他们往日常有的劳顿也顿然无影无踪,他们迅速把这一消息译成中文,通过电波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让全国人民共享这一喜悦。

美国的气急败坏与无奈

联大就中国的席位问题进行表决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坐在白宫书房的沙发上看着电视的实况转播。虽然他早在春天就已知道,美国所控制的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传统投票集团,已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但他仍然寄希望于奇迹的出现,希望通过美国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使那些举棋不定的国家,在此重要时刻仍然能支持美国的“双重代表权”的提案,实现美国的既接纳中国,也不驱逐台湾蒋介石的代表的“两个中国”的计划。他神情如此专注地盯着电视机的画面,以致有个不知趣的工作人员要进来请示工作都被他挥手示意赶了出去。这时电视机里正出现联合国宽敞的、蓝色和金黄色的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的画面。大厅里十分安静,但显得气氛紧张。当电动记分牌上的标示说明美国的提案被击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的提案被通过时,尼克松气得火冒三

丈，他脑门青筋暴涨，下巴扭得更歪。他猛地拍打一下沙发的扶手，跳起来，跑过去，狠狠地关掉了电视机。这时，刚才被他赶出去的那个人又走了进来，尼克松正好把他当做出气筒。他恼火地对来人莫名其妙地怒吼起来：

“太不像话！太失礼了！我感到十分震惊！在一个国际讲坛上，表现得如此恶劣，它可能非常严重地损害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

来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默默地听着，战战兢兢地站着，等尼克松发完了火再说事。

美联社则无可奈何地承认，这是美国在联合国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美国政府人士“感到吃惊”和“表示极为失望”。乔治·布什面对表决结果，“感到悲伤”。他懊丧地说：这是一个丢脸的时刻，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回避的事实——虽然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国务卿罗杰斯在次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则对这一表决结果“深表遗憾”，称其“是个非常不幸的先例”，“会对未来产生很多不利影响”。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的欢欣鼓舞场面“极为愤慨”，称其是“毫不掩饰的高兴”和“个人仇恨的惊人表演”。

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开了一个玩笑

1971年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来中国访问，以为尼克松总统的正式访问做前期准备工作，并和中国领导人就中美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磋商。这种谈判是紧张而艰苦的。10月26日上午，双方的会谈取得了进展，而基辛格也就要结束北京之行返回美国。在这次基辛格访问期间，正是联合国就中国的代表权进行辩论和表决的关键时候。尽管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此次能否成功仍然是个未知数。然而滚滚的历史潮流，冲决了一切阻拦，中国实现了进入联合国的历史性突破。就在基辛格即将离开钓鱼台国宾馆时，联合国大会的表决结果传到了北京。但周恩来总理来钓鱼台和基辛格告别时，只把这一消息悄悄地告诉了乔冠华副外长，而没有把它告诉给基辛格，以免基辛格难堪。和基辛格话别时，周恩来总理一直笑盈盈的，他把基辛格送到钓鱼台的楼门口就停步了，然后用英语说到：“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基辛格也应承道：“我希望，我不用很久就有此机会。”

一起去机场送行的乔冠华，这几天一直在和基辛格会谈和讨论公报的草稿，两人无疑就有更多的交流机会，因而讲话也就能随便一些。他和基辛格同乘一辆红旗车。车子开动不久，他俩就开始愉快地聊天。他们聊着聊着就聊起了中国进入

联合国的时间问题。乔冠华故意若无其事地问基辛格：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中国能恢复席位吗？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中国席位提案进行表决。”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笑了笑说道：“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狡黠地眨了眨眼说道：“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扶了扶他那大宽边眼镜，说：“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听完仰面大笑，笑声里充满了基辛格根本没有察觉到的自豪：“我看不见得吧？”

汽车鱼贯驶入机场，大家陆续下了车。叶剑英带领下的我方送行人员，此刻一个个都兴高采烈，眉宇间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异样喜悦。他们满面笑容，和基辛格一行愉快地握手告别。自信的客人，看到中国人今天如此高兴，也咧开了嘴，乐呵呵地笑着。他们以为中国人所以如此高兴，是因为公报文本的架构已经基本上定了下来，公报基本采用了中国的方案。他们何曾料到，中国人是因为此刻进入了联合国才如此高兴的啊！

基辛格的飞机启动了，很快滑向跑道。望着腾空而起的飞机，叶剑英元帅抑制不住兴奋，忙向快要从视野中消失的飞机望了望，说：“基辛格在飞机上得知联大的消息，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刚刚从北京起飞，译电员就给他送来一份刚接收到的电讯稿。基辛格一看，大吃一惊，

他连忙又把电讯稿递给助手们传看。只见电讯稿上打着：

联大刚才以 76 票对 35 票通过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提案。

基辛格双手捧着脑袋，好一会儿才抬起来，表情复杂地对助手们说：“我的话应验了，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但我没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说罢他苦笑了一下。

基辛格的心腹洛德看完电讯稿，心中升腾起莫名的感觉。这时他正望着舷窗外的苍茫云海，他听完基辛格的话，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霍尔德里奇听洛德这么一说，他立即想起了一件事：“我在香港的时候就听人说，要是蒋介石得了周恩来，被赶到台湾岛上去的就不是蒋介石了。”

基辛格对他俩的谈话没有去评论，而是在考虑刚刚看过的电讯稿的事。他虽想过事情会变化，但却根本没想到事会来得这么快。此刻他思绪很乱，心情复杂而沉重。刚才离开钓鱼台宾馆时的欣喜已消失殆尽，变得有点苦涩。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竟然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获得通过，这是大出所料的！美国政府花了那么大的力量去制订和推销的提案被大会拒绝了，这是美国从没有遭到过的失败！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基辛格认为，一批和美国友好的国家一方面不愿同美国对立，一方面又去讨好强大的中国以为自己获得利益。当美国敌

视中国时，他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开罪于美国而受到惩罚。现在美国自己要和中国和解，他们就不再怕美国的惩罚了。基辛格努力寻找美国失败的原因，他凝视着舷窗外一块巨大的乌云，继续沉思。这时译电员又送来电讯，白宫要他在回国途中先在阿拉斯加停留，不要在联合国进行表决的敏感时刻回到华盛顿。基辛格立即就品味出这份电讯的含义：实际上是说他的北京之行导致了美国在联合国的失败。

在阿拉斯加停留一天后，基辛格一行乘坐的“空军一号”座机终于回到了华盛顿，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天低云暗，机场上冷冷清清，没有记者，没有摄影师，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来迎接。跟三个多月之前，与基辛格第一次赴北京归来时相比，这次就太冷落了，那次是尼克松总统亲自热烈地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机场迎接。

走下舷梯后，扑面的冷风使洛德伸手把外衣的领口紧了紧。霍尔德里奇则脸色阴沉地对基辛格说：“看来，他们将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的失败归罪于我们去北京的访问。”

基辛格只是摇摇头，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继续向出口走去。

马上组团去联合国

10月2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顾不得连日来与基辛格谈判的劳累，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负责人以及有关人员

开会,讨论与联大的相关问题,而中心问题是到底派不派代表去出席已在纽约开了近40天的第26届联大。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通过后,国民党代表已经悄然收起文件包,灰溜溜地离开了联大会场。此刻,联大中所设的中国席位就空在那儿了。我们应不应该坐上去?而且,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去不去呢?

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左”的迷雾还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因而对联合国的认识也不能不带“左”的色彩。结果在讨论中多数人的意见是目前不派代表团去参加大会。当天下午,毛泽东主席给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询问此事,周总理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主席听后很激动,立即说了相反的意见:“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的垮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总理继续汇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主席立即指示说:“不,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做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乔老爷”就是乔冠华。毛泽东主席的明确指示和亲自点将,立即使到底去不去联大的问题解决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一事也很快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所以代表团的组团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由于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因而组团工作由周总理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经

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经毛泽东主席的同意，又派高粱带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先遣队去纽约打前站。

11月8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灯火通明，毛泽东主席满面笑容，在这里接见了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全体代表。明天，代表团将起程奔赴纽约，到联合国的会议大厅里、那个被非法占据多年、现在又空出来的中国位置上就坐。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件大事，毛泽东主席亲自为他们送行。今天，毛泽东主席显得少有的高兴，在和代表们一一握手之后，他幽默风趣地对大家说：“送我们代表团的规模要扩大，要提高规格。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了再说。”

11月9日下午，北京机场一片欢腾，4000多名群众敲打着喧天锣鼓，挥舞着花束彩带，热烈欢送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周总理、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机场送行，党、政、军各界负责人和各国使节也到机场热烈送行。代表团的强大阵容是空前的，欢送的隆重场面是少见的。容光焕发的代表团成员绕场一周，挥臂向前来送行的中央领导和欢乐群众告别，然后登上银白色的飞机，直刺蓝天，飞向大洋彼岸，飞向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

联合国的最强音

乔冠华，这位有着才子之美誉的外交家，在被“钦”定为代

代表团团长后，立即闭门谢客，赶写在联合国大会上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着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连续苦战数夜，终于大功告成，然后将发言稿直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审定。乔冠华写这篇发言稿，特别感到扬眉吐气。1951年，他曾经跟伍修权一道代表中国去纽约联合国总部，控诉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当时，美国操纵联合国，颠倒黑白，通过决议，诬蔑中国侵略。那时的心情是压抑而愤怒的。这一次，事隔二十年，又要去联合国，却是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的身分，向全世界去展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骄傲雄姿，让全世界听听她的伟大声音。所以写完讲稿，倍感痛快淋漓。

周恩来总理对这篇宣言式的发言稿仔细地做了修改，重要段落真正做到了字斟句酌。有一段概括了当时中国的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话，是周恩来总理经过反复推敲后审定的，它至今仍然在放射着灿烂的光芒。我们不妨将之摘录于此：

“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我们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

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

果然,这篇讲话在联合国大会上宣读后,取得了轰动效应。路透社记者说,中国代表的发言“震动了联合国大厦”;共同社记者认为,这篇讲话是“不折不扣地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南斯拉夫报刊评论说:中国对超级大国的谴责成为联合国的最强音,这是一篇真正的中国宣言。

中国人成了媒体的头号新闻

高梁率领的五人先遣小组于11月8日中午抵达纽约时,23个提案国中的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和联合国官员已在机场迎候,还有二百多名记者在警察许可的距离之外等待。先遣组一下飞机就被记者团团围住,人们问这问那。但限于先遣小组的身分,许多话应由代表团正式对外发表,他们除了感到从未有过的心情痛快,就是堂堂正正、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尽情享受让其他国家记者照相的甜蜜和骄傲。到达旅馆后,又有大批记者涌上前来,争先恐后地提着各种各样,甚至是稀奇古怪的问题。当天下午、晚上和第二天,关于中国先遣组的消息成了各家电视、广播、报刊的头号新闻。它们对先遣组的中国人几点几分由谁陪同去何处,穿着怎样,吃饭时怎样用刀叉,怎样付小费,付的是什么钞票……等等,等等,全都给予详尽报道,就好像他们是来自太空的“外星人”。甚至还有一家大报,